



春秋集傳大全序論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楚倚相之類天子曰薛

士能謂魯隱初曆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

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况一國乎。春秋魯史爾雅

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仲尼就加筆

削於史外傳心之要典也雖因舊史酌以聖心

儒所未發。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

皆出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人

人出日可為春秋矣。而孟氏發明宗旨。自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

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春秋集傳

胡氏傳

序

卷四

序

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傳

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立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佖夫弟叔躬弟年兄繫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

傳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蓋設也春秋書禮之類所以明古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平所以明禮之分書戰克寇狩城築軍賦之類所以明禮之分書所以明嘉禮之分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

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應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竭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

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

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
段于鄆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
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
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
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係于齊則河黃之詩可讀
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
篇立之篇篇可信衛為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
所謂發乎詩
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
所紀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
下為公而不必於終世之禮故季禮來聘不稱公子既
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禘罔之
義故文姜始入即書于策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
謂貫乎書
之事者也
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
符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
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
人非衆妾之可階書歸明書考宮比日稱仲子以著
之別莫親於冢嗣非受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莒
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
所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
本忠恕則道乎

和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
侯禁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凡此
類皆所謂本忠恕則道乎樂之和者也
著權制則盡
乎易之變
行夏之時司盟玉府周官之同屬而悉惡會
盜以善齊命之正大道為公外戶不閉也而書滅下陽
城虎牢成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
也善晉人執唐公齊侯取郕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百
無常奉凡此類皆所謂著權制以盡乎易之變者也
百
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
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
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
人以文學各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
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
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字

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權然後

知輕重。變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處其是非。當否。且善惡之顯。然

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

之用哉。文定此語。非真見夫子之心。不能及此。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

獨於春秋真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宋經六年。中書定科

率法舉人。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六年。馬敦。禮

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唐史

禮好。卒不。第。未。知。此。意。耳。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

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

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

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

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

而。或。未。貴。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關。邪。說。正。人。心。用。夏

禮。美。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文定作

傳當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宗及二后。被虜於

金國。遭戮辱。不可勝紀。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偷安江

左一隅。忘君父大難。不取興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

下。內。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為。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

討。亂。賊。為。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為。重。也。是。書。以

紹興六年。授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

儒。所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

義。著。一。王。之。大。法。朕。朝。文。省。皆。見。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遂

賜。田。十。頃。以。給。其。孤。獨。謂。高。宗。既。知。嘉。獎。文。定。所。著。春

秋。傳。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讎。以。雪

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自有條。而不紊。自

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

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詭而不知，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魯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

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
聖人之心矣○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
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
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河南程頤曰
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
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
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必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
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
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

庚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總論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
天道成地道平上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
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
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
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
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室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

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二王而不謬，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千，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

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

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之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春秋之書直土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以四代禮樂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

責或辨論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因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已絕亂之道也○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春秋謹華夷之辨○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大

下之事○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樞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一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

者也於是改元者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

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殺之
朔殺及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實有國矣然四國納之
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
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
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墮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
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
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
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明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
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
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
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會

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
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
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
大居正非聖人莫能脩之謂此類爾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
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春秋昭如日星
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
不難知也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
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入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甚麼事明

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春秋只

是切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或人論春秋以爲

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爲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多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爲邦之語爲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

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爲據耳○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子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頓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

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與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槩以例觀則畫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爲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

建安葉氏曰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奧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與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可堂吳氏曰春秋爲討賊而作也始也聖人懼亂賊終也亂賊懼聖人然則春秋之義無他亦求之兩懼之間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惟聖人則稟夫天理之全故天叙有典唯聖人能敘之天秩有禮唯聖人能秩之天命有德唯聖人能命之天討有罪唯聖人能討之孔子雖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實行天子之事也○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月星辰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揚子曰說理者莫辨乎春秋胡氏曰傳春秋者二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

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賄。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其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看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止。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珪。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

預范。籍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其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爲證云。以下論諸傳元城劉氏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示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

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
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誦左氏者當經自爲經
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
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
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
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强大時復
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山陰陸渾之戎觀兵周
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
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
周室爲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黜於周而周反下聘

於左氏說經○左氏說經有七八分○
左傳國名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經有七八分○
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後故傳人恣地惟
是周室入會恣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左傳君子曰
最無意思因舉艾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
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
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
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
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
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孔子作春秋當

時亦須與門人講論。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攷。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鮮。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他是恁地不是如此底。亦押從這理上來。○問二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

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象胡說。○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

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

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

恁地○一程子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聖人之心○問於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立己意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某堂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損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然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

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沮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程子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

自看如何以下讀春秋之法

○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

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立明否曰傳中無立明字不可考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味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唯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

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
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看春秋固當以
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及復涵泳令曾次開
闡義理通貫方有意味○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
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
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
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
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
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
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
朝楚及襄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

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
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
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
看他記載事亦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之左
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
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如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
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
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問如載卜妻敬仲與
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季氏專
魯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地撰出

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
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
間都壞了心術○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爲
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
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
是理會其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
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
者爲是不合於義理者爲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
者亦有謂之不是而被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
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
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

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臨川吳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
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以
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
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
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春秋集傳大全序論

周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郃。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

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
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
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爲魯公。考公首考公九世孫曰
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
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將
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二十三年。而頃公
讎爲楚考烈王所滅。遷爲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
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
爾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

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
小白能相管仲。爲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
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二君。一百單
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
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干。成王
滅唐。剪桐葉爲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
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
夏。實統之。虛參之分野。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
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冀。平陽絳邑縣東。冀城是也。唐

叔子燮父爲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
爲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爲霸主王室賴
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三十一
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
爲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
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
半立康叔封爲衛伯分以大路績茂旃旌大呂之樂命
以康誥而封於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
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

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卒爵爲侯速孫
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
廢其君爲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
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京兆漢
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郟之間因取
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
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
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爲司徒者二世莊公二十二年
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

年韓哀侯滅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祀

以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

封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爲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闕父爲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蒲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牟牟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為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以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為越勾踐所滅

楚

辛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

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荆蠻厥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為俘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之于白羽又遷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

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孫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四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

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哀伯宣侯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錫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錫生太伯腓腓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

以西諸侯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卽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爲秦所破滅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丕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爲王

魯公之二年齊侵之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爲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爲楚所并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爲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

慮縣東北郟城是也齊小白霸郟君附從進爵爲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明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

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于晉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

春秋興廢畢

春秋列國東坡圖說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平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
 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
 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
 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郟徐郟
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邾原雙舒鳩滑邾黃羅邢
 魏霍郟鄭瞞向偃陽韓舒庸焦揚夾申密耿麋萊弦頓
 沈穀譚舒郟白狄頓肥鼓戎蠻唐潞江郟權道桓貳軫
 絞蓼六遂崇戴冀温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邾似
 尋狄房鮮虞陸渾桐郟於餘丘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若
 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鄭極郟
 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
 於經立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掇取其



Large, faint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史記' (Shiji), are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